



我与文学结缘，是从欧文的《英伦见闻录》开始的。

——叶圣陶

华盛顿·欧文◎著 潘艳梅 韦春红◎译

英伦见闻录

【彩插版】

读懂“英伦”内涵的首选经典

一身名牌，几次游历，却无法真正领悟其精髓
“英伦风范”以文学形式优雅呈现。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彩插版】

英伦见闻录

读懂“英伦”内涵的首选经典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华盛顿·欧文◎著 潘艳梅 韦春红◎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英伦见闻录 / (美) 欧文 (Irving, W.) 著 ; 潘艳梅
韦春红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399-4874-4

I. ①英… II. ①欧… ②潘… ③韦… III. ①散文集
—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736号

书 名 英伦见闻录
作 者 (美) 华盛顿·欧文
译 者 潘艳梅 韦春红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 //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http://www.ppm.cn)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98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874-4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自述

我一直很喜欢游历观光，领略各种风土人情。孩童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到市内各个角落去探索发现，常受父母指责，也从街头公告传报员那儿获过报酬。少年时代，我游玩的范围更广了。节假日午后，我时常漫步于周围乡村，熟知各处历史名胜、传说之地，详细了解哪个地方曾发生过抢劫或凶杀案，哪个地方曾有人见过鬼。我观览邻近村庄，记录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他们谈论哲人和许多伟大人物，学问大增。我还曾在酷暑之夏，花整天时间攀登到偏远的山峰之巅，放眼大千世界，惊异于大地的广袤无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喜爱漫步旅游，倾心于阅读各种游闻札记，乐此不疲，忽略了学校的常规课程。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一心只想徜徉于码头上，看着船儿离开，驶向远方；帆影越来越小，我仍极目远眺，思绪追随着它到了海角天涯！

书读得越多，心就想得越多，我原本模糊的爱好也渐成轮廓，明朗起来。我游历了国内各地；如果仅为领略秀丽的景观，出国旅游大可不必，因为别国的自然景色，绝不比国内更好。国内有浩渺的湖泊，岸边银波涟涟；有巍峨的青山，高耸云天；有巨大的峡谷，物产丰饶；有壮丽的大瀑布，声响震撼云霄；有无垠的大草原，碧草纷涌；有宽广幽深的河流，静静流入大海；有人迹罕至的森林，草木繁茂；还有那曼妙的天空啊，夏日的云彩仿佛会变魔法，灿烂的阳光带给人无限欢愉；不——美国人无需到国外观光，国内秀丽的景色足

够他大饱眼福。

但欧洲同样独具魅力，带给人历史的厚重感和诗意的联想。那里汇聚艺术杰作，是高度文明社会的缩影，古老而奇异的本土风情令人神往。我的祖国充满蓬勃朝气，欧洲则会聚了岁月累积的财富。片片废墟讲述着曾经的历史风华，每一块坍塌的石头都是一部编年史。我渴望漫步于名胜古迹之中——如同踩着旧人的足迹前行，在废弃的城堡中消磨时光，面对坍塌的高塔陷入沉思，暂时脱离庸常的现实，迷失在过去辉煌的幻影之中。

除此之外，我还想见见这世上的伟人。美国当然也有伟人，遍布全国各地，为数众多。我也混在其间，微小的光华淹没在大名人投下的阴影里。但我渴望见到欧洲的伟人；因为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没有什么比做大人物的影子更为悲哀，尤其是同城名人。我读了很多大哲人的作品，说美国的所有动物都已退化，人也不例外。所以我想，欧洲的伟人定然比美国的伟人更加卓越，就像阿尔卑斯山之巅和哈得逊河高地，海拔相差甚远；我的这一想法马上得到了验证，因为许多在国内微不足道的英国旅人，到了我们中间就会变得更加高大、举足轻重。我期盼着，拜访那块神奇的土地，见识那个我从中退化出来的民族。

我如愿以偿，得以四处漫游，可说幸也可说不幸。周游列国，我目睹了许多生活变迁。我没有哲学家的眼光，无以研究世界，只是闲逛观光，做个卑微的景致爱好者，沿着画店橱窗漫步；时而被美妙的图画吸引，时而惊异于一幅变形的讽刺画，或是迷恋一幅绮丽的风景图。现代游客都喜欢随身带支铅笔，随处写写画画，塞入公文包，带回家中，这是一种时尚。我也寥寥记了几笔，只为讨友人欢愉。然而，翻阅沿途记录的点滴时，我不由得懊恼万分，发现懒散的心境使我错过了许多值得细究的重要东西，对于一个想要著书立说的旅者来说，真是莫大的损失。我的沮丧之情，不亚于一个风景画家，他游历了欧洲大陆，却只随着性子闲游浪荡，画些荒郊野外、穷乡僻壤。他的写生簿里只有些村舍、风景和不知名的废墟痕迹，完全忽略了圣彼得大教堂、古罗马圆形大剧场、特尔尼瀑布和那不勒斯海湾，整个册子里不见冰河及火山的踪影。

目 录

作者自述	I
海上之旅	1
罗斯科	5
妻子	10
瑞普·凡·温克尔	16
英国作家笔下的美国	28
英国的乡村生活	34
破碎的心	39
撰书术	44
皇家诗人	49
乡村教堂	60
寡妇和她的儿子	64
伦敦礼拜日	70
猪头酒馆	72
文学的易变性	
——莎士比亚研究一则	81
乡村葬礼	88
旅馆厨房	98
鬼新郎	100

威斯敏斯特教堂	110
圣诞节	118
公共马车	122
平安夜	127
圣诞日	136
圣诞晚宴	146
伦敦古迹	157
小不列颠	162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	174
印第安人的品性	188
伯根诺克特的菲利浦 ——一位印第安人的生平	196
约翰·布尔	209
乡村的骄傲	218
钓鱼翁	225
睡谷的传说	232
跋	254

海上之旅

对于一个远游欧洲的美国人来说，漫长的水路之旅是个曼妙的开端。陆地暂时消失，眼不见世间繁芜，大脑会比往常更能感知新鲜有趣之事。分割东西半球的海域啊，广阔无垠，就像一面白纸，没有任何过渡，如同欧洲各国，人口混合而居，地方特色融到一起。自陆地消失的那一刻起，眼前成为一片空白，直到抵达彼岸，踏入另一个新鲜纷繁的世界。

在陆地上旅行，风景延绵不断，人事纷至沓来，故事中少了一种离别和残缺之美。我们拽着一条无间断的“长链”而行，再溯着链子返回，链子的末端总把我们与家连在一起。海上之旅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们彻底脱离安稳固定的生活，在未知的世界中漂泊，仿佛有一道屏障，真实的屏障，将我们与家隔离，要我们独自经受风暴、恐惧和无常，明知距离，却不可知归期。

至少我是这种感觉。看着故土的最后一条蓝线像云彩一般消失在海平线上，我仿佛合上了一个书卷，与旧人旧事作别，一段时间的沉思后，再打开新的书卷。承载着我亲友爱物的那片土地啊，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重逢之前，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迁，我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谁能说得清，他何时启程，无常的水流会将他冲向何方，他何时回还，是否还会重返故里，复见儿时景光？

我刚才说，人在海上，眼前成为一片空白；现在纠正一下，对于一些天生爱做白日梦，喜欢幻想的人来说，海上之旅充满了可以让他们遐思无限的因

子。海之阔、天之蓝，让你忘了世间俗事。风平浪静的日子，我喜欢懒懒地依着船栏，或爬上主桅楼，在夏日海洋的宁静中，陷入冥冥沉思，一想就是几个小时。仰望着高悬于地平线上方的金色云彩，我想象着，那是神仙的国度，生活着我臆造的人物；起伏的浪花闪着银光，向幸福的海岸涌去。

俯视下方，头晕目眩，又是害怕又觉得挺安心，真是奇妙的感觉。海洋怪物在水里嬉戏游玩：大批海豚在船头翻腾；虎鲸巨大的身躯缓缓露出海面；凶残的鲨鱼像幽灵一样在蓝色水域中穿行。张开想象的翅膀，脑海中出现了读过或听过的海底世界，鳍类动物在深不可测的峡谷中漫游，不可名状的怪物潜伏在海底深处，还有渔夫和水手故事中的恐怖幽灵。

有时，远处出现帆影，沿着海平线移动，引起我无限遐思。多奇妙的一片世界啊，在这里，人们期待着重返大地！人类发明的这一伟大丰碑啊，它乘风破浪，让世界两端紧密相连，共享福祉，将南方丰富的物产带到贫瘠的北国，传播知识和文明，使散落各地、原本天堑相隔的人联系在一起。

一天，我们看到远处漂浮着一些看不出形状的东西。在这茫茫海上，所有打破单调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发现，那是根船桅，船必是毁掉了，周围还飘着几块手帕，大概有船员用帕子将自己绑在桅杆上，防止被海浪吞噬。船名已无法追踪，残骸估计已漂浮数月，长满成群的贝类，长长的海草两侧紧缠。但是，船员哪里去了？漫长的挣扎结束——他们在暴风雨的轰鸣声中归于宁静，骨骸沉于深海洞窟之中，变为白骨。就像曾吞噬他们的海浪，沉寂了，消逝了，故事的结局，谁也说不清楚。带给人多少的叹息啊！故乡炉边的亲人啊，为此祷告了多少回！情人、妻子、母亲是怎样凝望着每日新闻，找寻那深海漂泊者的消息！由满怀希望变为无尽的忧虑和恐惧，最后只剩下绝望，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唉，连纪念物都没有留下一个。人们只知道，船儿离开港口，“从此杳无音讯！”

像往常一样，看到船只残骸，人们不由得想起许多凄凉的奇闻逸事。尤其是晚上，一向晴朗的天空阴沉下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打破夏日海旅的宁静。我们围坐在客舱里，昏暗的灯光加深了恐怖氛围，人们谈起传说，讲述沉船和灾祸故事。其中，船长的讲述尤令我印象深刻：

“有一次，”他说，“我驾着一艘优质、结实的大船沿纽芬兰海岸航行，海面上大雾笼罩，就算白天也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到了晚上，雾更浓了，两船之外的距离完全看不清楚。我点亮桅杆上的灯火，密切注视着前方有无渔船，那些船惯于沿岸停泊。微风吹拂，我们快速行驶。突然，监察员高喊‘前方有船！’——但他刚开口，我们就撞了上去。那是一艘锚泊的小纵帆船，舷侧正对我们，船员都在熟睡，忘了挂盏灯。我们的重量级大船正中小船中部，把它压在了海浪之下，从船身上方穿过，急速行驶。残船沉入我们下方的那一瞬，我瞥见两三个半裸的家伙，在船舱里乱成一片；他们刚从床上跳下，就被巨大的海浪吞噬。我听到他们溺水时的叫喊声，混合着呜呜的风声。狂风把他们的哭喊声刮入我们的耳帘，然后又吹走了。那尖锐的哭喊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们的船才停下来，因为行驶速度太快了。我们尽可能返回印象中小船停泊的地方，在浓雾中搜寻了几个小时。我们放信号枪，仔细聆听是否有生还者，但是，一片死寂——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

我承认，这类故事让我的美好想象瞬间幻灭。夜幕降临，暴风雨似乎将随之而来。大海失去往日宁静，掀起无穷巨浪，发出可怕而沉闷的声响。夜越深，海浪越汹涌。闪电劈开厚厚的乌云，照亮海浪泡沫，更增添了黑夜的恐怖气氛。雷声滚滚，和着滔天巨浪，回音不断。船只在这风口浪尖上颠簸前行，竟还能保持平衡，或者说不被大浪吞噬，真不可思议。船桁深入水中，船首几乎被海浪淹没。有时，一个巨浪逼近，仿佛要将船颠覆，只有巧妙掌舵，才能逃过一劫。

回到船舱，可怕的场景仍在眼前萦绕。狂风呼啸，越过船帆，如同葬礼上的哀鸣。桅杆咯吱作响，舱壁低吟不已，船身在汹涌的海面上起伏，可怕的一夜。我听到海浪沿着船舷奔涌而去，耳畔留下巨大的轰鸣声，仿佛身处漂浮的监狱之中，愤怒的死神在四周疯狂搜寻：松掉一个螺钉，或是出现一条裂缝，他便会趁虚而入。

然而，风和日丽之时，海水宁静，凉风习习，胸中的阴霾瞬间散尽，只管享受这晴空碧碧、清风柔柔，心中一片晴朗。所有船帆张开，船只轻快前行，卷起粼粼微波，多么英武的船儿啊——那是力挽狂澜的王者之风！

光是海上之旅的梦幻遐思，就够我写整卷的书了，因为我的思绪一直延绵不断，但我该上岸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只听有人在桅顶上喊“陆地！”作为一个美国人，首次看到欧洲大陆，各种美妙的感觉纷涌袭来，唯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这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一片乐土，充满了各种奇闻逸事，我在孩提时就总听人讲起，又在求学时屡屡浮现于思绪中。

从那时起，到真正踏足其中，我只有兴奋与欣喜。战舰像巨人一样沿海岸巡逻，爱尔兰海岬伸入海峡；威尔士的青山高耸云天——万事万物都饶有趣味。船在默西河溯游而上，我拿起望远镜，观望两岸，那些简洁的村舍、齐整的灌木和草坪让我欣喜不已。我看见一片修道院废墟上长满了常春藤，一座乡村教堂的锥顶高过附近山峰——这一切都是英国特色。

海浪轻轻，微风习习，船儿马上到港。码头上挤满了人，有些是慵懒的观望者，更多的是思心切切的亲朋好友。我从人群中辨出了一位商人，他定是委托船带了货物，只见他眉宇间透着精明，神色不安，双手插在口袋里，若有所思地吹着口哨，来回踱步，人们见此光景，主动给他留出了一小片空地。亲友相认，高呼声和问候声在河岸与甲板间传递。我注意到一个衣着寒碜但举止优雅的年轻女子从人群中探出身来，面带忧伤失望之色，她举目眺望，寻找熟悉的面孔。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喊她的名字——那是个困窘的水手，途中一直在生病，颇让人同情。天气晴朗时，他的同伴在甲板阴凉处为他铺设床垫，但近来他病情加重，躺在吊床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希望临终前能见妻子一面。船驶入内河后，人们把他搬到了甲板上。此刻，他靠在阴凉处，虚弱、苍白、形同死人，难怪他妻子认不出他来。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光景，她眼睛里涌现出无限的悲伤，双手绞在一起，发出微弱的尖叫声，无尽的痛苦湮没了他们。

匆忙、喧嚣，亲人相聚，好友会面，商人会谈，唯有我独自一人闲逛，无友人问候，无欢呼声迎接。我踏上先人的土地——但在这片土地上，我只是个陌生人。

罗斯科

异乡人若到利物浦，首去之处必是雅典娜神庙。神庙设计精巧大方，包含一个上流的藏书室和一个宽敞的阅览室，不愧为文学大家聚集之所。不管何时，只要进入神庙，你都能见到神色严肃的名流人士，专心致志地读书看报。

有一次，我去观览这高深人士出没之地，一个来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年岁已高，身材魁梧，颇有领导风范，只是背有点儿驼了，也许是岁月催人老，也许是过分思虑所致。他有张典型的罗马人脸，颇显尊贵，头部是画师们最喜欢的那一型；眉头轻蹙，显然是个勤于思考的人；目光炯炯有神，映射出一个诗人的灵魂。芸芸众生中，唯独他与众不同，脱颖而出。

我向人打听他的名字，得知他就是罗斯科，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那个名作家，声名远扬四海。独居美国的穷乡僻壤时，我就曾读过他的书。身居国内时，我们熟读某些欧洲作家的作品，却从未想象过他们会像常人一样，琐事缠身，行走在尘土飞扬的人生途中。他们只存于想象之中，高高在上，散发出天才的光辉，头顶文学荣耀之冠。

因此，发现这位研究美第奇^①的历史学家混于芸芸众生中，我那理想化的

^① 译者注：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政治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外交家、政治家，也是学者、艺术家和诗人的赞助者。

脑子不禁为之一震；但正因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罗斯科先生才备受尊崇。有的大人物似乎能独自奋斗，以不可抵挡之势跨越重重障碍，从逆境中脱颖而出，创造出人生的辉煌。每逢看到这种人，我甚觉新奇。艺术界的勤奋总会遭挫，仿佛这才是自然规律，才能让艺术家从幼稚走向成熟，使华美的偶得之作充满荣耀。大自然把天才的种子撒向风中，有的毁于乱石之地，有的死在荆棘丛里，有的却能扎根于岩缝中，勇敢地挣扎出来，享受阳光，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绚烂的花朵。

罗斯科先生即是如此。他生于贸易集市——明显不是文学天才成长之地；家境贫寒，无亲戚关系，无贵人相助，只能独立奋斗，独自坚持，几乎完全靠自学，跨越重重障碍，终达艺术巅峰，为国家增光添彩，为家乡的进步和完善竭尽所能。

正是这一特性，使罗斯科先生在我眼中独具魅力，我不由得想向国人谈及。他是一位杰出的大文豪，但在这个智慧之邦，名作家比比皆是，他只是其中一员。然而，他们大多沽名钓誉，或只为寻欢作乐而活，其事迹不能给世人任何借鉴之处，甚至尽显人性脆弱和矛盾的品性，烙上耻辱的印记。他们往往从烦琐喧嚣的生活中溜出，沉湎于文人自私自我的世界里，纵情于孤傲有病的生活。

罗斯科先生恰恰相反，他从不索取赐予天才的种种特权，也不沉迷于思想的花园或想象的极乐世界；而是踏足生活大道，在路旁广建凉亭，把清爽带给朝圣者和旅居者；开凿甘醇泉源，让辛劳的人们畅饮知识清泉，荡涤尽一天的尘土和酷热。“他的生活绚烂每一天”这颇值得人们思索，促进人们成长。他的人生并非高贵无瑕，遥不可及，他只是呈现出一种敏于行的独特品质，一种简简单单，任何人都可效仿、可达到的品性，不幸的是，很多人不屑一顾，否则，这世界将美如天堂。

他的生活尤其值得美国国民关注，在这个年轻忙碌的国度，我们在拓展日用品车间的同时，也必须发展文学和高雅艺术；艺术的提高不是靠时间和财富的投入，也不是靠显赫人物的刺激，而是靠文化的培养，靠聪颖有公德心的个

体挣脱世俗利益之争，投身于艺术创造中去。

他向世人展示，一个高尚的灵魂在闲暇之时能做多少事情，能对周围事物产生多大影响。就如他当做纯粹古典模型倾力研究的美第奇，他将生命史与故乡史交织在一起，奠定了名望的基础和美德的丰碑。在利物浦，只要是优雅开明之地，你定能追踪到他的足迹。他发现财富之潮仅涌于商业渠道，于是改引河道，让活泼的溪流灌溉文学花园。他以身作则，坚持不懈，有效地将商业和文化追求结合到一起。在最近的作品中，他也对此作了建议，这有力地证明，二者可以完美结合，互惠互利。种种高雅文学和科学机构的创立，映射出利物浦的荣耀，给公众的思想带来冲击，而这一切几乎全部归功于罗斯科先生。利物浦财富大增，规模迅速扩展，其商业重要性几乎能与大城市匹敌，思考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在激发人们的雄心壮志，促进英国的文学发展上，罗斯科先生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美国，我们只知道罗斯科先生是个作家；在利物浦，人们说他是个银行家；我还听说他在生意上很不如意，颇受一些富人同情，而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情感。私以为，他已经超出了令人同情的范畴。那些置身俗世，只为俗事而活的人，每逢逆境便颓丧不堪；但像罗斯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对挫折臣服。挫折只会刺激他不断发掘自身的智慧财富，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纵使最优秀的人，逆境中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自甘堕落，与卑者为伍。他独立于这混沌俗世，与古人和后人同住：他与前者交流，勤学不倦，享退隐之趣；与后者共享大志，来日声名。对这类人来说，孤独是无尽的享受，冥冥沉思是高贵灵魂的养料，如同天堂洒下的甘露，滋养了荒芜的大地。

我一边浮想联翩，一边进一步探访罗斯科先生的踪迹，真乃幸事。我和一位先生驾车游览利物浦郊区，他突然让车转向，穿过一道大门，进入一个装饰唯美的场所。往前走了一段，只见一座毛石大房子，希腊式设计，虽不纯粹，但也优美典雅。宅前有块漂亮的草坡，丛丛树木点缀其上，使这丰饶的乡村更加景致宜人。默西河宽广平静，流过开阔的绿色草地；远处地平线上，威尔山高耸入云。

这就是罗斯科事业鼎盛时期最喜爱的住宅，曾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但现已荒芜。我看到书房有几扇窗子，从那里可以俯视我刚才谈到的柔美景致。窗子紧闭，藏书已不复存在。三两个令人不快的人在这里消磨时间，估计是律师之流。此情此景，就像你特意去观赏一眼明泉，却发现那曾经碧水潺潺、树荫清凉之地已经干枯尘封，蜥蜴和蟾蜍爬在破碎的大理石上。

我询问罗斯科先生的藏书下落，那些稀有书刊和外国图书，他从中汲取意大利历史知识的书籍，已全部拍卖，散落四方。邻近的好心人纷拥而来，如同打捞冲到岸边的珍船遗骸。如果对这种场景做些可笑的联想，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侵入这知识圣地，小矮人在巨人的军械库中翻箱倒柜，夺取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武器。还可能会想到一些投机商，为昔日大作家装订精巧的书籍和引人发省的页边注释争论不休，讨论热烈却不机敏，只是些成功商人对黑花体字书籍的讨价还价。

那是罗斯科先生不幸遭遇中的一个小插曲，颇受学者青睐，书籍的流散让他黯然神伤，也唯有此会让他耿耿于怀。书籍默然无声，却又最具雄辩力，它赋予我们纯真的思想，伴我们走出逆境，享受美好时光，然而这诸多可爱之处，也只有学者能够领悟。当世间俗物变为渣滓，书籍的价值依旧长存。当朋友渐已冷淡，友人间的谈话变成了毫无生趣的寒暄，只有书永不改面容，赋予我们最诚挚的友谊，无论快乐悲伤，与我们久久相伴。

我不想指责别人，但真的想说，如果利物浦人懂得如何对待罗斯科先生，如何对待他们自己，藏书不会被拍卖。毫无疑问，人们对此有充足的世俗理由，仅凭空想，很难与之辩驳；但我突然觉得，这是个罕有的机遇，世人可借此向他表达微妙和象征性的同情，鼓舞一个在不幸中挣扎的高贵灵魂。然而，合理评价一个天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天才人物真是件难事。他混于芸芸众生之中，伟大的品质不再令人称奇，因为高贵的品性也是由普通的素养构成，而这一切我们太过熟悉。与罗斯科先生同城的人，有些仅视他为商人，有些说他是政客，所有人都觉得，他像普通人一样干着常见的工作，对某些世间俗事还不如他们明智。他和蔼亲切、朴素单纯的个性——那是一种真正的美德，可能还

会叫某些粗俗之人低估了他，他们不懂得真人不露相的道理。但文人谈及利物浦时，总说那是罗斯科的住地。聪颖的旅者来到利物浦，也必问起何处能见到罗斯科。他是该地的文学路标，让远方学者知道此地的存在。他就像亚历山大的庞培之柱^①，古典优雅，孤独耸立。

① 译者注：矗立在亚历山大城西南角的一个小山坡上，又称骑士之柱（埃及语萨瓦利神柱）。为纪念罗马皇帝戴克而竖。

妻子

我一向认为，女人的坚韧能抵挡住任何厄运的颠覆。那种会让男人一蹶不振、灰飞烟灭的灾祸，似乎能唤起柔弱女性的全部力量，让她们变得英勇无畏，近乎崇高。没有什么比看到以下情景更令人动容：一个在顺境中柔柔弱弱、依赖性很强，连一点点粗暴之事都不能忍受的女子，突然精神勃勃，能够抚慰和支撑不幸的丈夫，在逆境中挺拔而立，坚不可摧。

一如藤蔓，将优美的枝叶缠于橡树上，借此爬到高处，沐浴阳光。当惊雷劈断那坚硬的树干，藤蔓仍与其相依，用卷须安抚它，用身体裹住碎裂的枝干。这就是上帝的巧妙安排，顺境时，女人依赖男人，仅是男人的饰物，灾祸降临时，会变成他的支柱和安慰，抚平他的创伤，让他重新抬起头，破碎的心有了宽慰。

我曾为一个朋友道喜，因为他的家庭人丁兴旺，爱意浓浓。他则满心热情地对我说：“我对你最好的祝福就是，愿你妻儿缠身。亨通发达时，他们与你共享富贵荣华；失意时，他们给你暖暖慰藉。”而且，我也注意到了，身遭不幸时，已婚男人比单身男子更容易恢复原状；部分是受妻儿的驱使，因为他们无依无靠，需要他，但主要是因为他的灵魂从家庭中获得了温暖和安慰，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再黑暗再无奈，一回到家中，他就是那小小世界的君王，他的自尊迅速恢复。而单身男子更容易虚度光阴、自甘堕落；觉得自己孤苦伶仃、遭人遗弃，如同废弃的大厦，因无人居住而破碎坍塌。